

陳文正公文集

宋文正公文集卷之四

尚書吏部擬授廸功郎劄

勅賜上舍出身陳康伯年二十三歲本貫亳州譙縣賢洴鄉西  
沈里遷居信州弋陽審山下祖爲戶曾祖仕堯祖居仁年七十  
三父亨仲年四十七母鄭氏年四十六由黃甲免試忝勅賜上  
舍出身陳康伯准勅以近及遠差注及乞注平江府長洲縣主  
簿係次近閩合該差注宜和三年三月內授勅頭何復上舍出  
身右一人擬迪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勾河塘溝洫替馮玗  
宣和五年十一月滿闋尚書臣等言謹件屬大方等六人提官

如右謹以申聞謹奏聞告廸功郎平江府長州縣主簿管勾河塘溝澗陳康伯計奏被旨如右符到奉行宜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下

尚書吏部擬轉承奉郎劄

廸功郎陳康伯年三十三歲本貫亳州譙縣遷居信州弋陽縣曾祖仕堯祖居仁父亨仲上舍出身合七任一考初任平府長州縣主簿未赴任改差次任京畿轉運司主管帳司未赴任改差次任大學正一考有零送吏部次開封府雍丘縣尉未赴任改差次任江南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未赴任改差今任

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本<sub>成</sub>考准尚書左遷關准紹興元年  
八月二十四日勅節文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詳定重修勅  
令所狀准尚書省劄子詳定一司勅令裏詳定重修勅令韓有  
胃劄子本所先次將紹興新勅一十二門并看詳二百六十八  
冊進呈訖乞依政和進勅例推賞奉聖旨候著成日一併復與  
准恩本所恭依聖旨指揮督責官吏續次起辦編修到令格式  
中明刑統令格式敕書德音成書摺五百九冊下太史局選定  
于今月四日進呈訖所有逐次經進書官吏并應千人等數內  
刪定官廸功郎陳康伯係兩經進書人奉聖旨兩經進書人各

轉一官內選人與改令入官並更減一年磨勘合准本選改官  
格廸功郎右不滿三考上舍承奉郎餘人承務郎勘會本官所  
得上舍出身不滿三考依格合改承奉郎右擬轉承奉郎吏部  
尚書臣等言謹擬如右謹以申聞謹奏聞告承奉郎陳康伯計  
奉被旨如右符到奉行紹興元年九月二十四日下

勅轉奉議郎劄

陳康伯本貫亳州譙縣避難信州弋陽縣官籍曾祖仕堯祖居  
仁父亨仲俱仕康伯山甲科出身恩例授左廸功郎拜任平江  
長洲縣主簿赴任改差充京畿路轉運司赴任改差京西路

司以功調孟州濟源縣丞簽書一考滿例轉從政郎任開  
州雍丘縣尉辟河北宣撫司提領王餉大軍召試館職權秘  
書省正字補國子太學正循左從政郎改差江東路提舉茶鹽  
司幹辦公事監太軍倉召對改宣教郎建炎四年奉特旨享明  
堂以恩中升官俱轉一官特遷校書郎奉勅旨修編石室聖政  
寔錄經世大要范冲陳康伯二十三員人著史館校勘書籍官  
赴任于紹興二年七月七日編類修完例應進呈臣冲臣康伯  
眾上仰承隆委俯竭微勞儻清無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克  
帝堯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于有夏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

謹編爲聖政紀五百八十卷經世大要紀八百八十卷裝演成  
帙隨表陳獻依元祐例優典用禮部擇日祇令少保呂頤浩等  
告天地宗廟二十三員人此衆不同俱各轉官推賞依次出身  
給誥一軸賜紺衣銀魚袋擬改轉奉議郎改秘書省丞仍命主  
管西外教宗院事者紹興二年壬子八月二十二日給

勅轉太常博士劄

勅下朝奉郎兼樞中書舍人陳康伯時方多虞天下知朕名武  
而不知所以維持國體移風易俗朕之所急也今太常禮樂所  
司而傳士尤爲高選苟非其人曷稱簡求爾以莊重之器明達

之才朕命往贊爾宜攄忠竭力庶副委任之意可特授依前左朝奉郎赴行在上殿行太常博士兼權直學士院赴任成資選

奉勅下紹興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給

勅左朝奉郎尚書也田員外郎劄

左朝奉郎樞密院編修官陳康伯古者用兵因田穀以益邊  
有饋其來久矣亦當今之急務也總其政令職在田曹以備材  
資敘明通于世務茲用命甫往踐厥官尚恩所以佐時者庸稱  
乎之體命可特授依前左朝奉郎尚書也田員外郎奉勅如右

符勅奉行紹興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勅十九日下

勅授戶部司勲員外郎

前一令郡學歲始計而輒持詳于諸部必得勤慎明敏之  
臣乃克稱焉用陳康伯發雍賢科擢司出納歷年滋久茂着公  
勤可特授戶部司勳員外郎官樞領江北蒞安撫司兼行官  
守其尚端乃心厲乃操夙夜匪懈益謹少納以副朕任用之  
氣勒丁如右符到奉行

勅召起相劄

吉宋隆興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吉辰召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特  
封國公判信州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聖朝憲院使卿以昔年虜職擾累賴蒙憲恩遂至安平勞  
昭著特茲召還以伸朕報功倚見至聖之時所詔具表奏上辭  
舊夫臣之退猶臣之進尚當代跡山林仰慕之頤聖主無屬  
之素憂皇家不拔之圖見其忠勇但頑梗之性疾憂不及專賴  
舊臣佐理宜強起視事疾速赴行在望君歸之倚愧以仰荅  
先帝顧子之意不必再辭卿其承之奉勅臣何右令到王者施

勅提督糧儲劄

朕聞江北自東西路定于公私之常一歲一賦積糧夫多被

官軍丁餉數空疲憊或以私錢入庫不收財物人以之納又被勢要  
包覽推攜及虛耗而冒充等項一概一端以一過糧耗損軍丁  
困苦朕命前去核賈等官收支糧餉遇有前項奸弊五品以下  
貪人并單職校奏等員廩司湏持廉秉公正一率下務使奸弊  
不生糧儲有積逋使朕委任之托爾其慎之君命御宇金牌到  
勅下如右令到施行

尚書吏部擬轉左朝散

詹勑到左朝奉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擬轉左朝散  
郎辰前尚書戶部員外郎吏部尚書臣子言其無如右謹以申

聞謹奏聞告左朝散郎尚書戶部員外郎陳康伯計奏被旨加  
右符到奉行紹興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下

勅左朝奉大夫軍器監劄

勅左朝奉大夫尚書司勲郎中陳康伯國朝軍器初隸三司官  
案至熙寧間稽按磨令乃置鹽以總其事朕率由舊章修飭或  
以角知識通明材資敏勉出持使節入處郎曹藹然聲稱達  
于聞聽茲用命角往率其属嘗使工師無不弔以惄朕命可不  
勉哉可特授依前左朝大夫軍器監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

十一年十月十四日申奏十八日下

葛丞相劄

特進吏部尚書右丞相國同知樞密院事詳定一司勅令監修國史臣葛邲劄子伏謹呈上聖諭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謫許中外大小臣工陳言無隱者臣仰見聖明殞念舊臣苟有効勞于國卽錄其子孫承襲官爵以此勸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照得傅察在宣和時以死事節義之忠李綱在靖康時以建議經國之猷呂頤浩在紹興初以進陣迎敵之勇陳康伯在紹興時以焚詔翊戴之功此四臣者備然一代之功臣而皆沒于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變若不膺叙子

孫無以激勸忠良

而示將來合應照前例行移附吏部補選子

孫官爵庶可慰死者于地下厲生者于方來其于風教不爲小

補緣係旌念舊臣出自恩典非臣下所敢擅設擬具劄委聞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奉勅奏依例應該補承襲以蔭功勞之臣子

孫卿等處分授官部仍牒咨照會行吏部考功司勅郎崔鄭壽

逐一准照前臣有功于國家者例應該補蔭襲四臣子

孫擬議應該官職叙列于後

一議傳察侄孫傳鳳依例應該補襲蔭忠訓郎

一議李綱元孫李熙依例應該補襲蔭承事郎

一議呂頤浩孫呂原亨依例應補襲蔭承奉郎

一議陳康伯孫陳景山依例應補襲蔭宣教郎

紹熙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部劄牒行

勅修理祠墓劄

禮部尚書權簽事張斧欽蒙皇恩須賜御書故相陳康伯追封  
改謚文正人皆翕然稱慶以爲公論皇上勸賢厲忠之意至矣  
合應令本曹吏考功司勲郎官照欽例聖諭事行下江西信州  
轉行牒咨下本家照會緣係表厲臣節以示後來令仰該本州  
官照依劄內奉勅依內奉事理施行仍令所在官司修理祠宇

故相陳康伯墓太上皇帝已封其塋域再令許附近人民二十  
時加看護禁約樵牧不許侵犯違者寃治仍令墓前建立一祠每  
年春秋二祭宜從有司祭以少牢行禮如儀毋得因而科斂不  
便令行仰付該司類行江右省路仍行信州弋陽縣付給陳康  
伯子孫照會者施行繳嘉泰元年八月二日都劄牒行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五

事實制授左光祿大夫誥

門下乾下坤上而重卦鬯二氣之交通君明臣良而賡歌協于  
載之相遇朕實畜又夢想得賢永惟一德之求共濟萬幾之會  
眷茲碩輔允迪茂勳宜擢冠于鼎司肆誕揚于渙號左正議大  
夫守右左作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修二朝國史詳  
定一司勅令所上饒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  
一百戶陳康伯高明而純粹敦大而裕和學承百聖之宗體備  
四時之氣澄不清撓不濁若觀水于萬頃之波鄙夫寬薄夫敦

想聞風于百世之下粵從試用休有薦揚列法從則論思獻納之居多參政機則贊襄彌綸之用缺比疇佛望進服近司和而不同淵濟益掩之用忠而能力凡賴股肱之爲心休休而有客事井井以攸叙真當今廟廊之器實近古社稷之臣尊俎春容笑談可以鎮物弁冠端委精神自能折衝是用詢於僉言咨謀裁自朕志揆剛辰而幽賛奉顯冊以明揚其陞元宰之崇以表具瞻之峻併加寵數庸示眷懷於戲付托至重而爲之難朕方資于弼亮體貌既尊則責亦厚爾無怠于交修恢弘輔世之圖憲建格天之業式是百辟昆予一人可特授左光祿大夫守尚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兼提舉修三朝國史詳定  
司勅令所加食實封四百戶如故主者施行制可制書如右  
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下

贈鎮國夫人何氏誥

告上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陳康伯  
故妻福國夫人何氏有德相門作娘人傑參語之妙追烈婦而  
何慚九妹之歸因大賚而增嘆加湯沐之大國慰蘋藻之遺芳  
庶其有知對此新渥可特贈鎮國夫人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告  
上饒郡公妻鎮國夫人何氏第奉勅如右符到奉行紹興三十

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下

制授左金紫光祿大夫詰

門下閔二十之功閔二十太上皇閔二十

萬乘之尊閔二十

一束

萬乘之尊閔二十

一束

一束

一束

同德以輔朕于一人宅兆民之上倚舊弼以代天載疇翊贊之  
熟爰峻褒崇之典增文階之兩秩衍賦邑之真租以昭體貌之  
隆以厚股肱之遇惟時所望非朕敢私於戲垂拱而阜大民嘗  
誼脩于堯道功名之冠羣后正有賴于蕭規益懋角猷示弼予  
治可特授左金紫光祿大夫依前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四百戶封如故王者施行制可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紹  
興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下

是歲六月孝宗受禪天位未改元此詰并八月及十二月進封  
信國公詰皆孝宗卽位時所命不遇旬月之間而褒封三見請  
者于此當知明君用人惟舊良臣得主之專

擢任制誥

門下朕祇賴炎圖恢崇孝治稽經諭律開一代之彌文綏玉繩  
金奉兩宮之極號眷時元輔實總上儀差穀旦以敷綸即晰朝  
而商其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兼提舉一司勅令上饒郡開國  
公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陳康伯學醇而能矩  
朴茂而履方風采聳聞魁然著宰相之望忠忱自許卓聞非世  
俗所知遠慚翼于台符久穆宣于天綽巖瞻增峻園是焉依魏  
相非故事不行治寢呂干更化伊尹爲斯民先覺名絕出于中  
興屬予臨御之初尤篤顯親之志明帝亮之至德孰擬形容廣  
八似之徽音莫殚稱謂比鋪張于儔範用仰正于鴻名宗社尊  
心臣民歡樂繁浸容之具舉宜信賞之先須冠文階極品之華  
已多腴之實益昭注意併懋一恩於戲揚鴻烈而章緝熙

既展慈闈之慶尹天下而制典禮誕膺渙命之休茂對榮輝  
綏令譽可特授特進依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葬提舉詳定一司勅令加食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制書如右請奉制

施行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下

制某樞密使進信國誥

門下熙帝載而使完直揆時有賴于一賢佐天子而鎮撫四夷  
事難分於二柄爰稽名訓嘉考宗臣瞻維文武之英資並用安  
危之注意錫以渙命處于廣朝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門下平

章事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兼提舉編類聖政所上饒  
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七百戶陳康伯渾厚  
而直溫剛方而和裕學足以探天人之贊識足以周事物之幾  
正論不間凜松柏後凋之操至仁自守抱蘋繁明信之衷早際  
遇於上皇遂登席於碩輔望隆華夏名著鼎彝胡馬飲江首決  
親征之策時龍御漠獨高顯相之功朕惟兵律之尚煩急邊防  
乏未靖欲圖妙美協濟多虞考藝祖仁宗之弘規遵建炎紹興  
之聖政肆令東府仍筦西樞興言屬任之專宜有號榮之寵用  
申微數特表殊庸方邑增腴并寶新畬之入公主財國進荒故

里之封亶峻民瞻允符翕穆於戚宣王復文武之境倚元老之壯猷齊人歸軒謹之田資真儒之無敵顧有爲者亦若是矧時則勿以間之其追繼於前修以益光于永世可特授真樞寄使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丁平章事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兼編類聖政所進封信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王者蒞行制可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行諱言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下

勅改謚文正誥

朕事隆稽古志慕尊賢先正保衡尚書所以稱伊尹維師尚父

周雅所以頌太公當時獨荷于美備後世載揚于遺烈追維碩輔勵相先朝尙聞將死之言未盡易名之懿爰加改訂用極榮懷乃煥明綸式照異寵故太師觀文殿太學士魯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九百戶食實封四千七百戶致仕贈太師賜謚文恭

康伯承家之子許國之忠道全而德鉅識遠而才周學倡二  
識天人相與之際望高前哲合君臣俱賢之謀休明實相  
辰輔贊睿禪於定策渡江而見王導自致朝廷之尊選衆

臯陶獨當社稷之計沒纓清廟功書太常誦髮鬢千餘風  
延於後葉木已拱矣久差魏徵之舌舉其懷今尙載魯侯之

欽仰期於用勸好賢何憚於改爲惟成天下之化者謂之文  
而格君心之非者期於正并稽二美深昇九原以肖麟臺量像  
之思以示象笏故家之懿噫舉明主而見長策今猶想于遺忠  
祐列祖而格皇天庸載齒于專美幽途未遠明命維新可特改  
謚文正奉勅可如右仍牒本家照會勒到牒下奉行嘉泰元年  
辛酉正月日下

御賜陳氏世家譜誥

朕惟陰陽之運根柢於太極之一元嗣續之昌彙鑄於祖宗之  
一木然祖德曠於世遠而難知猶太極妙於無形而難見是故

賢人君子孝子順孫欲銘諸祖功宗德于無窮必有譜焉以記之固不則非惟不知本源之所自蓋必有冒認別宗爲族而非他人之墓者矣教化之衰風俗之敗舉由於此然則譜之關於世教也不亦大乎惟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左僕射陳康伯崇傳賢裔汎衍蘭枝文憲歷三輔聲名重山斗之贍依志節本一忠學術窺聖賢之闕鑰茲洪濟允稱世家用錫譜牒昭示來世

勅諭

朕昔人臣生有顯績於國者沒有褒卽之典所以示激勸之道

全始終之義也故太師魯國公陳康伯歷事先朝克効勞勦受  
託輔朕愈著忠勤其沒于王事已命有司營塋塋其衣冠立碑  
紀載成績復命立祠永違奉侍香燭于孫世守其一應官貞重  
民僧俗人等不許耕牧禁採侵毀欺陵■敢有違者必重罪不  
宥故諭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六

外集

綱目

宋紹興二十七年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

二十九年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  
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  
植黨此鄙夫患失者所爲臣不惟不敢亦不能

三十一年三月以陳康伯朱倬等尙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先

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敗盟乃召  
存中及三衙帥趙睿等至都堂讓羣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  
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上意猶  
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阻用兵且陳退避之策中外空  
傳幸閩蜀人情潤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盟敗天人  
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  
禁旅以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荊州西路都統制吳拱  
襄陽副兵三千戍之

吳中明日嗚呼使此問而出于宗澤岳飛之時則卒不弱

南渡復此戰而終於允文既捷之後猶可以克復舊物振中  
夏而大一統也宋之時雖愚儒士皆知不可不戰而懦弱  
不振者獨一高宗耳皆戰士之所爲扼腕而不平撫膺而長  
嘆者也其失與平王東遷忘仇成申者一律

帝聞王權軍退屯昭關不戰而潰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  
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  
聞之已自寘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  
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  
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旣堅康伯乃請下

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  
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餘杭周德恭發明日征者上伐下之嗣也尋中國地自相議  
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仇事虜委爲固然茲因逆亮  
搆隙陵礪中華帝能渙起宸斷率將親征可謂稍振委靡之  
氣矣蓋由陳康伯爲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  
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焉耳據事直書其義

首見

雲間張特恭義曰康伯此舉卽冠準澶淵之役其獨斷之

堅者豈非以金人衆叛親離也歟

三十二年三月金以高建忠至臨安議遣使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闢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肅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官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色畫境朝儀歲饋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旣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遞行書不斥敵國禮

耿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譖帝退避建王備不勝其憤及

附文正公集

帝下詔親征瑞請率師爲前驅直閣史清聞之入言於瑞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爲草奏請扈蹕以俟子職帝亦欲瑞徧誠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賄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瑞既立更名睿

廣義曰孝宗之在藩邸而其直氣稟不可犯者其有得于范冲  
朱熹尹敦陳康伯者多矣嗚呼有天下者烏可以端人正  
士預恭國本也哉

癸未隆興元年十一月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陳康

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持論最大者三  
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獎如數我不深  
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求  
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占諫集議帝從之  
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陳康伯虞允文胡銓閩安中力爭  
以爲不可與和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張浚湯思退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周德恭發明白書罷之措之辭也蓋君子之事君忠貞而  
已初未嘗阿循以爲媚籠之態也罷陳康伯而相湯思退此

君子小人之下可並立也以恩退張浚爲相此君子小人之不可共政也後書罷浚判福州此其驗歟賢否無別謂之何哉

熙興二年十一月湯思退以罪竄永州言者論其主和悞國之罪遠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闈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檣姦邪誤國鈞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竊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拱劉夙查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憂憤而死

廣義曰大抵學校者禮義相先之地而公論所從出者也第  
觀張觀等所論人物藏否而當黜陟者何其當哉昔者鄭虔  
春秋列國而子產不毀鄉校者其亦有見於此况于君萬乘  
而帝中國者奚可偏聽獨任以廢學校之公論哉

甲申冬十一月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金兵犯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陳康伯復相乃自紹  
興召拜康伯力疾至廟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扶掖以見減拜  
賜坐間日一會賜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

乙酉乾道元年二月太保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陳康伯薨康

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氣量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今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薨

丙戌寶慶二年十一月建昭勲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沅王旦王曾李繼隆呂夷簡曹璫韓琦富弼曾公亮司馬光韓忠彥韓世忠陳康伯呂頤浩趙鼎張浚史浩高卿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史

賈中傳敵旣臨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康伯家在城中安憇服

陳浚卿傳湯思退專政俊卿同康伯上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  
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

虞允文傳王權首棄廬州劉錡亦固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  
東陳康伯止之遂力贊決策親征

宋史臣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持正立朝立志  
慷慨豈苟得哉南渡剛決之臣宜首稱焉

夏寅政鑑

書曰有備無患又兵戒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者豺狼無信  
之虜不共戴天之讐不得已而權與之和縱其無他而以固區

江左委質仇人何心自寧而蕩然不爲之備乎誤之者秦檜也  
檜死國猶大夫者檜之黨也一旦虜騎長驅惟爲避計獨康伯  
與黃中畱家不遣而決親征之議於是合喜至渭河吳璘敗之  
劉訥犯襄陽劉琪敗之史浩敗之於慈湖李顯忠敗之於全椒  
李貞敗之膠西劉琦敗之于皂角林虞允文敗之于采石以廿  
年頽靡之餘一鼓而戰無不克視建炎之勢蓋十倍矣

達賢錄

金亮渝盟陳康伯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平江王十朋曰相公  
此舉有萬全之策亦賭彩一擲也

康伯諭寮云爲官律已愛民毋撓私毋爲利諉毋逸以自取弱  
是而刻金石以昭來世

金亮渝盟都城危迫天子震恐悉仰北伐一時詔檄多出康伯  
手筆忠義激烈讀者痛忿聞者涕淚

康伯出使忤金金援刃脅康伯降康伯守正不屈金帖息不發  
犯臨安人旱公代祀守鎮雨輒應民廟祀之

金刺史譚不花獻圖窺伺康伯疏上不可信請預爲備增置太廟  
寶座并圖畫功臣諸廟數事上嘉納其敢言又疏遭時擾亂略  
暴四出人民自爲吞噬宜防禦之也日稽粟增堙滌隍訓卒練

兵導在委而已

揮鹿錄

楊萬里云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晉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  
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富韓公文  
潞公呂正獻蔡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拜近日惟張魏  
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  
張定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國朝自外拜相者  
文潞公韓康公張子厚近年陳魯公亦皆曠典也

性理

陳魯公按宋鑑陳康伯弋陽人宣和進士歷官尚書侍郎紹興中拜左僕射大學士進封福國公時金人舉兵臨江諭約康伯屹然不動指授方畧分據要害民特以安有古社稷臣之風後再相制出中外鼓舞都人歡呼加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謚文恭改謚文正

### 朱子大全

宋紹興辛巳金亮南侵高宗皇帝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祀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偏安又下詔云歲星臨于吳分婁成淝水之勲開士信於晉所嘗決韓原之勝事詞

激切讀之戚愴陳魯公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丙禪孝宗皇帝卽位孝宗皇帝赦文有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陳長卿之筆也秦檣專門朝野奪氣陳康伯黃中力排上疏是時翕然稱之不爲勢撓之然爲一代之臣

人鑑編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中進士體貌魁梧劉叔信相之曰公五行敦厚四水相朝虎步鐘聲望之如神腰膀中有紫毫如日月之狀後果拜相封公卒謚文正

名臣言行錄

陳康伯魯國文公字長卿信州弋陽人宣和三年中甲丙科任平江府長洲縣主簿官至右僕射進封魯國公乾道初以太保致仕薨年六十九贈太師謚文恭配享廟廷嘉泰初改今哲太子皇帝臨御宇內三十六年始者北狄貪天之禍太上不憲南北之民蹈烽燧遂屆已議和歲月已久而虜酋篡竊自立者恃其強暴裒兵六十萬號百萬麾帳相望钲鼓之聲不絕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克敵矣迅達近大震時則有公謀佐天子鎮定大事折衝而晉使自殺其軀而去豈不偉哉先

是紹興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虜將敗盟以關陝買馬爲言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端太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往驗之虜曾頗相詰難又葉義問報聘回文虜已聚兵公獨奏曰虜謂我加好滋久防備必弛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太皇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中節果出姦言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虜逆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利必將自焚况曲在彼則我軍奮怒惟陛下決用之士氣自倍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爲然檄書下六軍擢爭北首死敵命侍衛馬軍司戍閔出戍御史中丞汪澈節

荆襄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皆分據要害之地虜臨江朝諭洎同列間有遣家屬先去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遞書警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畫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特以安初逆亮入寇內侍張去爲陰沮人用兵之計且陳退避之策或又妄傳有幸閩蜀之議人情惶惑公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公讀之乃有旨如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卽焚之入奏曰審如聖訓百官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公曰旣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焚之上深然之公知上

意惟欲視師乃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既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昉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公初與叅政楊眷密議敵將敗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爲備其策有四令爾淮許將分畫地界使自爲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騎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四也

紹興十五年公接伴虜使上以四月遣中使賜扇帕於洪澤虜使言本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欲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公以舊制郤之或謂細故朝必不惜公曰今曲從之後爲例不獲可

改且辱命自我始况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虜使卒否  
因自辨數日接伴慢我朝廷聞之瞿生事遂出知泉州虜使莫  
忠建來告嗣位入見欲用舊禮授國書公以義折之乃請宰  
受書公又持不可延臣相顧稱鄭公呼第伴徐嘉至榻前書以  
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進呈虜沮甚上嘉嘆之上皇倦勤廟有  
與子之意公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上仰  
位公爲首相奉冊如禮以公舊臣每對但呼丞相而不名公悚  
懼乞正名分上曰尊禮元老此非遺也皇太子服屨袍內侍  
披至御榻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公升殿奏願陛下

卽禦坐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愀然曰君父  
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尙容辭避公再奏曰陛下慮  
順人龍飛寶位第以駕下之才恐不足以仰賴新政依乘風雲  
千載之遇實與四瀛蒼生不勝大慶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  
射恩退督師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川上親札遣  
中使卽家召公復拜尙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鼓舞  
然議者疑公久厭千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委病卧家必不肯  
強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爲辭不爲過公曰不然今王  
室艱難我大臣體國與疾上路幸一見上或憐而歸之耳中道

聞邊遞甚乃薦程以進閏月至閣下上御便殿詔令其子安節  
文好謙扶掖入見仍戒拜賜坐勞問優渥公辭病不任宰相職  
上不許詔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押賜衣帶  
寢處之具都人士見公夾道歡呼皆以手加額然後知向之期  
公未起者自以爲淺丈夫也上謂宰臣曰陳康伯有器量朕厚  
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失  
謬出至殿門而疾作輿至第薨公姿貌魁秀器宇閑遠望之知  
其爲鉅人自謂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其學一出  
于孔孟在人前論事專以寬大開廸上心凡所論薦惟賢與能

不務主已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  
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又屬有復以爲相及見  
張浚絕口不言前後廟堂十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  
周旋其間無所違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髮触望退  
朝危坐一室簾几肅然不聞磬瑟音蓋天資冲澹類如此

白眉故事

宋高祖行內禪之禮宰執陳康伯等言陛下高蹈堯舜之舉臣  
不可復日望清光不勝依戀

古今人物論

陳康伯抑于秦檜高宗末年始頃用其贊親征及早定太子誠有經濟才隆與召命群望攸屬奚但器量似謝安平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七

外集

廣信府誌

翰林學士劉珙論曰公自爲諸生時持身甚嚴其學一出于孔孟平時樂易和粹若不經意于世者及臨大事呼吸变化有若有危而謀猷靖深動中處會羣公有不可及之嘆世以度量人謝安德望似楊綰幾可以無恨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卒爲宗臣嗚呼其知言哉

人物志名宦載陳文正公事實大槩與史鑑言行錄神道碑同

而文稍簡祀典內載弋陽縣鄉賢祠在城隍廟西知府姚堂建以祠陳文正謝文節二公九川李全記景泰四年八月立石府治鄉賢祠按舊志在府學內淳化初建以祀陳文正公廉伯汪文定公應辰名兩賢祠後增入余堯漸施師點鄭驥更名鄉賢堂成化間郡守以祠宇迫近文廟乃遷于文昌廟後又遷于茶山五先生祠而合祠之後又益以張叔夜等凡二十三人正德庚辰中請以沒官基宇修建遷諸公合祠焉祠外二坊左扁曰名宦右扁曰鄉賢

弋陽縣志

舊志宅第載宋丞相齊國除文正公宅在縣北高宋勅建節書  
翊國忠誠之第中有四堂曰世綸曰重恩曰茂祉曰仰則樓曰

警嚴曰迎恩軒曰致奕曰雙桂齋曰友士曰勿欺坊曰築錦曰  
上柱國里孝宗御書榜其門曰三度錦衣歸故里兩扶紅日一

青天西有圓名會春花園東有園名康樂花園園內建休邑堂  
樂生庵庵下有閣廬橋七下有池七上有醉自忘機狎鷗觀魚  
四亭又有竹塢松徑兵燹所廢故址現存其嗣後孫裊至今居  
焉御翰樓在宅之東公致政時建以貯頌賜圖書誥勅鑿帖書  
院在縣西孝宗勅建御名保訓書院堂名萬卷堂後東西建燕

足上亭曰獨對曰自怡北作樓貯書曰寶訓其後築爲一所建  
褒贈三國公祠之後有光亭五美園侄孫朝請郎景衡重修兵  
燹今廢

鉛山縣志神道碑銘

墓之有志何賢者衣冠之所藏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是故可以  
繫百世之感焉志之匪槩也晦翁守南康訪先賢墓垣之禁樵  
採君子以爲仁是故有任其責者矣宋陳康伯墓在二十九都  
九龍岡

宋孝宗御書旌忠顯德之碑翰林學士劉珙撰神道碑銘乾道

元年二月丁未太保尚書左僕射魯國公陳康伯薨于位後二  
年九月一日其子儒節頓首闕下言先臣虛事二聖有勞勲紀  
于太史惟是冤孽之事不敢怠既除喪竊伏思念陛下嘗御翰  
墨書旌忠顯德之碑以表其墓所以假籠於陳氏其厚而次序  
文缺焉大懼無以昭不來世敢請皇帝詔翰林學士臣拱曰其  
碑汝繕臣惶恐退避願陳不敢當之幸顧之期特待罪禁林祇  
承上命薦道大臣勲德職也復何辭董拜稽首言曰恭惟太上  
皇帝臨御宇內三十有六年始者北人貢入之禡既盜據中  
其志未已數入寇太上不忍南北之民無保而陷鋒不遂出李

和歲月已久而虜酋有以篡竊自立者恃其強暴以爲不可不亟討  
躡符秦魏燕之蹕裒其兵六十萬號令三軍踰越青界滌利劍橫  
真揚之間連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于山川無名天地風神怒  
而不赦然克敵焱迅遠近大震時公以謀士佐左子  
子鎮定大事折衝而答之使自殺甘心豈云量不偉哉先是經  
與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達言將敗深負爲言其勢已  
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端公知桓睿之子論  
往詭之虜酋頗相詰難又葉義公發汗無常勿以不公丘公獨奏  
曰虜謂我如好滋火防備必弛

計太上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中節果出嫚言求淮  
漢之地及指取蒋相近臣公奏虜逆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  
之利必將自焚況曲在彼則我軍憤怒惟陛下決計用之士氣  
當自信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爲然檄書下六軍揚旛躍等之  
有死敵命侍衛馬軍司成閔出戍御史中丞汪澈節制荆襄知  
樞密葉夔同督視江淮軍馬皆指授方略分撫要害之地所臨  
江朝謫拘羈雖同列間有遺家室先去者公屹然不動有以自  
如遞書警奏緣手數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安盡底蘊其長  
而用之人持以安會中晉舍人虞允文趣師扼采石虜不得不渡

偏將李賓入膠西焚其戰艦荆鄂軍又順流南下虜勢大屈其  
丙益忿約其黨三日必濟過期盡臨之帳下遂變驛主公入賓  
太上曰此卿輔佐之功也鑾輿勞師建康天威所臨房間之二  
夕遁去是時軍興國家調度百出所費不訾而暴征橫斂不及  
于郡縣閭里從容若居無事時民至今追頌之公諱康伯字長  
卿世爲信州弋陽人曾祖仕堯祖居仁父亨仲皆以公貴號  
越秦三國公曾祖妣鄭氏贈楚國夫人祖妣徐氏贈越國夫人  
妣鄭氏李氏俱贈秦國夫人公幼穎悟誦群書一過目輒不忘  
下筆成文見者心服未冠入都學貢京師宣和三年中丙科第

士登何換榜授左廸功郎任平江府長洲主簿改京畿轉通判  
屬官爲大學正丁秦國大夫憂又丁秦國公憂成旣除會鄉邑有  
妖人誘愚民作亂公諭鄉黨曰賊蠻聚當出不意擊之不然且受  
禍衆用公計擒其首領戮之一邑遂全州上其功推以與其兄  
鄉人騷之建炎初召爲勅令所刪定官冊書成賞改秩通判衢  
州紹興五年入爲太常侍士未幾提舉江東常平太上駕崩建康  
公以職事陞對節請擇用大將太上開納爲誦馬援傳至數十  
百言爲樞密院計議官歷屯田戶部司勲郎官自太師兼檢用  
事凡所附麗遷擢無虛日公量雅素乃澹然其中檜雖稱公靜

重常越用他人公不以爲意在省五年始爲軍器監遷吏部侍郎假尚書借朝議大夫爲報使謝金時結好之初使事尤重至汴館欲嘗公將哺而餉不至從者變色公一不問入夜館人譖不敏公亦不對虜遂加敬十五年四月命公接伴虜使旣入界太上以端午賜扇帕虜言本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公以舊制都之或謂公此細故朝廷必不惜公曰今曲從之後爲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況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虜卒受賜因自辨數日接伴慢我朝廷問之懼生事臺臣以爲言出知泉州政治寬簡有益剽海出沒波濤

市朝廷追將逐捕公自以上命昭還之多歲降為兵部員外郎無警秩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事相繼三任優游數年奉潔自得名士多從之遂起知漢州值太上更用大臣收拾耆德中皆召還復為吏部侍郎兼禮部又兼戶部又兼刑部前此有司重用權臣風指為微輕重公輒平反之故家多被其賜二十七年以薦權尚書除侍讀公在講筵數論事太上以為知大體有奇稟尚書宰執擬以權字太上曰陳康伯從班之舊朕將大用何以權為遂為貞九月拜參知政事二十九年九月拜左通奉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宰臣初除同賜銀綯公

辭太上曰此舊格何足辭公奏曰今國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省節庶幾有濟臣若盡愛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從之恭吏院公力辭太上宣諭曰自卿除用朝野翕然無間言卿靜重明敏一言不妄發真宰相也令與湯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直言公奏大臣議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公若辨阿取容益黨以自固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不能太上由是曉倚異他相所奏多見聽許今上居潛藩太上一日謂宰相曰普天之下嘗異其禮除少保真王錫玉帶公與同拜賀太上猶疑鄉嘗與鄉議反此朕不爲難公奏曰陛下聖學高明洞

幼其所難此堯舜之所不能及也臣敢爲天下賀三十一  
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虜將敗盟太上以同知樞密院  
之往聘憚不欲行公以國事勉之周麟之語侵公公曰上  
康伯閔命卽行大臣與國同休戚雖死安避之麟之意辭  
去太上幸建康復還臨安虜新主旣立再逼好其使入見猶  
用舊禮授國書公以誼折之乃請宰相受書公又持不可往

相顧聘貽公呼館伴徐嘉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  
進呈虜沮甚太上嘉嘆同列亦愧服太上倦勤初有與子意公  
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有古社稷臣之風上卽位公爲首相奉冊

如禮九月加特進封信國公上以公太上舊臣無對但呼丞相不以名公悚懼乞正名分上曰太上皇帝以丞相遺朕爲宗廟計尊禮元老此禮非過也初公自建康扈從回卽以病辭去上屢詔不允公懇請不已太上曰更待數月公知太上欲內歸且欲輔初政遂不敢復言至是力乞去上數降詔敕諭至求太上御札使斷其請隆興改元公乞去益堅上留之愈力章十數上十二月制授少師規文殿大學士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魏郡王韓琦領鄉郡故事罷之公入謝上慰勞之凡曰丞相之歸所謂歇馬他日宜召切勿辭仍命就府第治行將就道詔宰執

殿別及出都百官郊送恩禮殊絕未有前比庶老聚觀咨嗟泣  
下公又力辭鄉郡改醴泉觀郡使明年二月起公判紹興府令  
赴闕奏事再以疾告未幾召陪祀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  
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  
上親札遣中使卽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  
出中外鼓舞然議者疑公久厭于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眷病  
臥家必不肯強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辭不爲過也公  
日不然今王室艱難大臣體國與疾上路幸一見上以憐而歸  
之耳卽上奏曰臣義死固然實病性陛下哀其無用聽返田里

不從中道聞邊遽甚乃兼程以進閏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其  
子安節婿文好謙扶掖入見仍歲拜賜坐旁問優渥公謝病不  
任宰相職上不許詔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  
押賜衣帶寢處之具都人見公來道歉呼莫不以手加額公之  
未至大學生數百人伏闕上疏乞用公公聞之不樂曰上英武  
聖神宜得非常之佐顧老病何所用哉俄詔免朝謁旬餘一奏  
事上御便殿賜坐以爲常乾道元年正月上幸有事南郊公猶  
自力侍祀事復丐去上復遣使賜親札勉畱病日侵二月二十  
八日入對午漏未盡數刻退至殿門喘剝輿歸第遂不起享年

六十有九降麻以太保致仕還表聞上震悼輒視朝三日贈太師  
勅令內侍省押班賈竑主晉卷事詔太常討論宰相薨于位典  
禮贈銀絹三千匹兩水銀龍牋以殮謚文恭擇日臨奠命權工  
部侍郎何蒲護其喪以歸以侄大節添差江東轉運司屬官本  
州應副葬事一再遣官致祭官其親屬十一人公娶何氏故相  
執中之女孫封親國夫人先公八年沒二子備節石遇直郎新  
差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安節右宣教郎新暨尚書六  
部門皆謹愿能守家法二女長適右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  
計司文好謙次適右文林郎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何溥十

一月庚申與魏國夫人合葬歸山之陽原公姿貌魁秀氣宇閑  
遠望之知其爲矩人自謂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  
事居家以孝友聞事後母秦國夫人猶篤敬愛其兄悉推先業  
與之侍遇族姻鄉舊均有恩意其學一出孔孟在人主前論薦  
惟賢與能不務主已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  
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入之偹至公辭位又薦可復  
以爲相及見張浚絕口不言爲接伴時以言者論罷後言者子  
來覓官公無難色前後廟堂十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公獨守  
正周旋其間無所違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髮觖望

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磬歎聲音蓋天資冲淡類如此  
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溫潤簡古信乎其有德之言也臣嘗論  
公起布衣致位上臺平時樂易和粹與物無競若不經意于世  
者及臨大事呼吸變化有安有危而謀猷靖深動合機會群公  
首不可反之嘆世以爲度量似謝安德望似楊綰庶幾可以無  
憾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顯有丕績卒爲宗臣兩宮知公既  
深眷禮亦異保其功名全其終始自中興以來輔弼大臣生榮  
死哀未有若公者也敷文閣學士金安節已攷其平生所誌之  
墓矣臣復被命乃叙其大槩且繼聲詩

天降時雨出雲山川君臣之合孰非其然於是上帝右我王  
國是生魯公一夔而足太上臨御三十年餘閱相其多誰公  
之如端委廟堂百度以正無競維人四方其訓惟公德量淵  
乎近仁恕以待物約以緹身人之有材如出諸已招延薦寵  
以故衆美鴻臚匪茹寒盟恃強鳴鏑百萬虔劉我疆公以靜  
鎮不震不憚雍容壽幄發縱指示虜德渥渥弗戢自焚主戰  
師潛瓦解敵奔光充勤儉天意與子繄公弼承克受帝祉皇  
帝嗣服曰予仰成乃眷元老其呼不名如何乞身邊又告  
哀衣來歸拊以談笑白髮蒼顏凜然在廷萬民顧之有如德

星君陳之書恭民之雅千里相望無愧者日月其流亡之  
云干乘雲御風莫知其鄉瞻彼高墳歲是無屢刻銘山阿  
輝無已